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十八年壬寅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勑加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　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贊機務　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文廟而大同之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令本學生習演奏用厭邊方之遠預觀禮樂之美甲胄之士得習文物之儀　上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

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司與造樂器脩祭文廟俾本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夤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況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二月　以去歲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夏秋稅二十二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知府黃景隆死于獄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下獄死屍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以爲有陰報云　致

仕南京禮書倪謙卒謙應天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三
授翰林編修歷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援拾
謙陰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謫戍開平遇恩例放免
尋上疏自陳復職閒住既乃復入史館陞禮部侍郎
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起爲南
禮侍進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謚文僖謙在翰林與
錢溥相類好比匪人景泰中選內官聰慧者數人俾
謙教之後俱柄用謙躓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
後爲尚書有名克盖前愆云　夏四月　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韓雍卒年五十七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

邁不舉為御史將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斂跡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侈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為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雄志於功名至是欝欝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　初牟俸與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瑞等始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財枉法者

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謫倅韶廣東市舶司提舉瑞等皆無罪釋之倅至戍所逾年卒倅爲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巳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勑往遼東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

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四川重慶衛　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年來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來賊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敢辨明冀以巽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屠滽侶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

詔吏部擬鈌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特加工
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
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厰不與竟營緣得之祺起吏胥
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
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
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奨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
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叅政姚昶家屬吳經
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
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
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閣錄

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
趙璟兼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
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爲所
斥云　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
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
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
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
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一首以示衆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

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
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 上乃有
是命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贓穢狼藉巡
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副使王濟按實劾奏未下會吏
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濟素與雄有隙乃紿銳
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
夜半斬關而出爲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
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
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覆其獄
併逮銳齊鞫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損官文書

鈗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脊華職爲民鈗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求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七月 南直隸巡撫王恕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 王恕上奏臣自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裁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裁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所

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勑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命太監汪直行邊　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虜酋各奏報迤北滿都魯亂加思蘭已死且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歸附之心詔從之　八月　九月　致仕右副都御

史夏塤卒塤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鞫得情所至無寃抑然性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鍭亦舉進士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冬十月　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擒其不備擣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之禍實始於此云　戶部尚書楊鼎冉乞致仕許允

所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
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昺始　命從廷
綏定邉營守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陜西建議安邉
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
安邉營爲便而廵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
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邉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
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邉花馬池何以防
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
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欲求古
今守邉事宜安邉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

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求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部可　命陳鉞參贊東征軍務初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畨延之意余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越越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令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爲沮撓宜勅其協濟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閏十月　初汪直朱永

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
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
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便
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
禁錮之　命毁刊行會定見行律條南直隸巡撫王
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
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
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
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一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

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　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輙狥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為是　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狥私作獘者令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訪得出奏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終不可罷　錄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韋朗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陞右都御史陳鉞爲戶部尚書　兵部右侍郎李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市地于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若干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于官以爲社學因請勅額併令有司歲時脩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勘

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
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
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即令直
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
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
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
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汪直等
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
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
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

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後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洗

西廠事怒甚呼愽面加詰責人皆爲愽危之　二月
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三月　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都御史王越
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　勅吏戶二部臣曰汪
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越
封威寧伯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
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
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
團營如故　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

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夏
四月　録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威寧伯
食禄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
代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五月　禮部右侍
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録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
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勑儒
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之
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脩悉取其不悖本旨
者輯録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

吏不准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緱謙前巡撫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黄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旣而汪直自遼東還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劾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如珍奏不實

即械至京鞫之　秋七月　翰林侍講彭教卒教江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進侍講卒年四十二教性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成疾遂不起　八月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謫強珍戍遼東先是珍劾韋朗緣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戶蕭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

九月　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宗等劾奏戶部尚

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强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王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憸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一月 以旱災免直隷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十二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

因仍恐為定例諸司正官賢否則進退人才無由而
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
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
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
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為徇情欺罔之
戒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
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
知之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
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
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

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難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
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强反有不及何哉
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
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
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
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
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
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
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
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

以善後哉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内侍欲冒占且予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内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卒三升同事者惟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　禮部言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檢閱從之　余子俊以母喪去任　二月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　調國子監丞祝瀾爲雲南廣西府經歷瀾上言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
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　改戶部尚書陳鉞于

兵部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王華
等二百九十八人　太監懷恩傳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
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
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者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
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
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備荒歉省費用以備
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

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騎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命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　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歛穫未竟徵歛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康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厲衆職信本寛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

之來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信沉毅簡重儉袍糲食閒居輒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　夏四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頻長猛虎近

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儁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瑢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五月　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鄉導侵犯邊境設有禁約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

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
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與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
從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
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　六
月　左僉都御史李綱卒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
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其
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
史卒于官　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脇下右側裂
生一男子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秋七月
汾川王貢錝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騭孝

順事實與之　八月　眞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

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須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大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　按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是疑辨錄

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命正已上言厯
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法司治罪
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順天
府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
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
復陷沒今又轉肆凴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
百偽勑車里宣慰司敎㳻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
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毋諫而止都御史王
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虗實又聞有江西

人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寇次侵擾
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
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　上曰朕覩安南䕶絕外
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驁迹其所爲蓋
有不可測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
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
整兵問之　誅强賊劉通等六人於市通直隸鎮海
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
湖中販鹽爲盜剽刼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奏命
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

於昇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衆刼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惡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冬十月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皋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録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事下

禮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侮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越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十一月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士人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

學置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
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
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巡撫秦紘奏虜數出沒
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開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
二月　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
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糶常平倉糧時歲
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糴還
倉　二月　三月　勅蘇松淮揚等處各巡撫都御

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雖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稱革去西廠爲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貪黷罔倚法弄權覓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奸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中國禮儀永遵王化　賜晉王書該府求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勝縣主妝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已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瀆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

子薇乞爲國子監生 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
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
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
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曉大義乃許
入監毋容一槩濫授 六月 以秦紘巡撫陝西時
秦府旗校肆橫侵軍害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
堪許紘欺凌親王 上怒逮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上親
閱所籍家貲嗟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
秋七月 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八月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司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綮韋居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綱　古書一部歷代僧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　閏八月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言用管事復謀屯　上曰國家倣古屯出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

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撥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邊議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鞫遼東守臣獄蓋多偏徇君子有異議云　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聞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稱之改聰爲太子司直耶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顧聰爲忠蓋聰後尊

顯護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
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
莊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
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
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調威寧伯王越
鎮守延綏都督同知許寧鎮守大同時汪直與王越
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
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九月　庚戌金星晝見於
申　遣少監孫端賫勑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
成王府奇淛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

慶成并奇潤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啓不奏之過數奇潤以前項罪惡降奇潤爲庶人
以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冬十月　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俸半年　十一月　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欽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十二月　御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珝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

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丁璧劉規於朝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璧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為輕率自執姑宥其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罪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憲章録卷第三十六

憲章録卷第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　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
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
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所傳誦云　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
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
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乞脩治并賜
祭　上曰照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
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
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
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非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

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吕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勑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

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
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
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　調汪
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
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
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及
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且以待僕從皆
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
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
測明發但得夫馬趍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
爲世戒云　秋七戸　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
爲戸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亜提督南畿學校　八
月　應天府尹魯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
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
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
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鉞二書戴縉錦衣衛都指
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順致仕初越縉等諂附
汪直内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
沃頻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惟其害至是公論
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稍南海人順江都人山西
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
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
有進貢之儀旦暮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
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
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籍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

贓藏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為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為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又請歸出城輒乘轎張盖列槊開道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童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論死且累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𢖍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頖張銳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縶文致

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祐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僧
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奇絶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鬨然擁罵數其擾害

百姓諸罪徽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婦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齎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乃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啣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支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怨亦奏釋之　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

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

拔之賢者其竭誠有可據茍非其人鮮有不覶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昻者惟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

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録其子一人爲國子生榮充正使乾亨充副使往滿剌加國封王舡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䰟以祭　陛脩撰謝遷爲

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

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

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
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内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
得以賞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
之初懲兵恭閤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
日祭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
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
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
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
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
伏望命内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

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脩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為左布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為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擔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

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

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

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

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

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

眚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

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絶其黨

宗社生民之幸也䟽入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

處置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卒祺江西南昌人

少爲縣學吏以善　命擢鴻臚序班歷吏部主事夫
順初黄南城舉事歷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
賢於難薦歷太常卿成化壬辰歷禮部左侍郎丁母
憂起復爲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歷尚書嘗易州厰
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居
六卿之列且加宫保之任人駁物論一時大臣不能
執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爲不平但祺爲人謙
約故得保全云　錦衣衛軍餘貴鏜擊登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受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
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贓已入官連坐者置勿
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婁安徐茂韋市青
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
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錢萬計人暴富屋舍
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　命戸部
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
督糧儲　陞大理右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
顒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　上親策會試

中式舉人儲瓘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瓘王雲鳳俱有聞于世　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雨雷雹壞民舍宇民多壓死　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曆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剷山築墻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大或可省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逸條具事宜以聞　夏四月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同知李蕚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員督理糧草禁革姦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有是命

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王恕仍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撫右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

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鐽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鐽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唯以孟子馮婦章士則之為句亦人所傳云　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閹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為閹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閹者

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其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爲人
爭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
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
督戶長收管　六月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濟字伯
載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
之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脩大典
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
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
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
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秋七月　兵部奏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之况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八月　余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府地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椊補之乞勑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

不貲而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竟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𤩽爲吏部主事𤩽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中考察南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隷無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廵檢禮先後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昻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廵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黷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曉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　從府經歷張黻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　詔責黻回護并逮干獄令杖三十調

雲南師宗州知州　陞翰林脩撰吳寬爲右諭德

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有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寔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内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

鞏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怨上疏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繼曉乞歸養毋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勑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　勑金吾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

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譎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互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泻池縣令河南山西陜西三司委官轉運
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
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
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
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陜西人方以
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 預
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陜西饑諭江浙等處願
爲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言
我朝廷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
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
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
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
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
請勑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
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
郎杜謙率郎中蕭晃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命陝西
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
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
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

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爲廣東參議以詿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于朝爲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爲之請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憲章録卷第三十七